



希望了解更多“新视界”报道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共账号“新民锦读”。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89 期 | 2015 年 3 月 22 日 星期日 责编:程 绩 视觉:黄 娟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行进中国·精彩故事



姑息治疗团队的合影,中为成文武

姑息,在25病区

本报记者 阎小娴 姜燕

那天,28 床的胃癌病人徐红经历了这里的第一次医生例行查房,她感到奇怪的是,主任医生成文武和她聊了快 1 个小时,知道她久居日本,便滔滔不绝地从作家渡边淳一聊到电影《伊豆舞女》,还封了她一个文艺女青

年的称号。她觉得挺好笑,但也很轻松,毕竟生病以来,心情很久没这么舒畅过了。她不知道,不知不觉中,她已经接受了 1 个小时的姑息治疗。

这里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5 病区,当年全国唯一、现在依然是

上海唯一的专科专职肿瘤晚期病人姑息治疗科室。10 年前,它是国内首创,今天虽然已不孤独,但依然是“先锋”,这恰恰映射出姑息疗法的境遇。今年,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“世界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日”10 周年。

一份病人家属的口述

李强的脸有些浮肿,眼睛看上去明显缺觉。从妈妈张丽芬去年 1 月突然查出恶性肿瘤到现在,他几乎天天都在为妈妈的病奔走。去年 1 月,身体健康、家务事一肩挑的张丽芬突然检查出卵巢癌晚期,这对她和她家人犹如晴天霹雳。张丽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“她每天都在想,我怎么会得这个病,我死了,家里怎么办,老头怎么办?”李强说。看着丈夫和儿子为自己操劳,她更是充满歉疚,“本来我好照顾他们的,现在反倒要他们照顾我。”

去年 3 月至 8 月,张丽芬做了 5 次化疗,最后有次“差点要了我的命”。由于身体无法承受,化疗中断。过了 3 个月左右难得轻松的日子后,10 月间她的病情突然又开始走下坡路,肿瘤指标成倍增长。妇科诊断结果是既不能手术,也不能化疗,建议她转到“综合治疗科”即 25 病区调养,养好了再视情况决定能否手术。“第一次到成医生这里,目的是为了开刀,来了先抽腹水。”这些症状都治好了之后,李强又带着妈妈去妇科检查,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具备开刀条件,而她的身体也无法接受化疗。无处可去,李强只好又带着妈妈回到 25 病区,一直到现在。

“我知道这里是姑息疗法,我上网查过,它也不是完全放弃,还是会用药,通俗点讲,就是让人舒服点,让‘肿瘤歇息一下’。”住得久了,李强慢慢听别人说,这是病区主任成文武去国外学习后带回来的一种治疗理念,“就是给这种恶毛病的人一种关怀,一种支持”。被其他医院拒绝过的李强一家人觉得,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好,态度温和又给人以信心,“感觉比吃药下去效果还好”。

不过,他没告诉妈妈这里叫“姑息”,妈妈还盼望着把身体养好了,能去开刀。听说有部以 25 病区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名叫《在爱中告别》,他的脸色刷地就变了,连连说“那不是,我们还没到那一步”。

一趟轻松风趣的查房

李强一家的境遇,是 25 病区的一例。来到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肿瘤晚期病人,手术、化疗和放疗等“治愈性手段”均已无法施予,他们或被介绍、或从网上看到报道,来到 25 病区,但多数人像徐红那样,对这里的治疗理念和方法了解甚少。

无论知道得多与少,病人的感受是相同的,“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牢好的”,尤其是主任成文武。每天他上午、下午两次查房,有病人说“我在这里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你查房”。

“还痛吗?”

“好多了,腹水抽掉那么多,感觉舒服多了,不堵了。”病床上的林洁摸着腹部说,她今年 66 岁,2011 年卵巢癌手术,1 年前出现腹水,因无法医治被拒诊,转投此地。来时腹水严重,连路都走不动了,但还想开刀治病。成文武建议,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腹水的问题。第一天就为她抽了 2000cc 的血水出来,后面三天一共抽了 6000cc,她身体感觉平稳了,气也不急了。出院后,她又 3 次来这里治疗,这是第 4 次。

“你这个人我知道的,不痛到哇哇叫是不肯来找我的,门诊的时候躺在椅子的样子,想给我做活广告啊。”成文武打趣道,性格开朗的林洁哈哈笑了。

张丽芬半靠着坐在病床上,眉头稍蹙。

“今朝感觉还好伐?”

“感觉还好,就是想得比较多,唉。”

“没啥多想的,依得这个病,运道是不好,但反过来想,卵巢癌到底还算还是比较轻的一种,运气算牢好了。依现在比刚来的辰光感觉好多了吧?”

张丽芬眼中稍稍露出点笑意,刚进来的时候,这个医生讲的话就让她觉得“蛮有趣的,和别的医生不太一样”,这让她有了点信心。

一次做足功课的会诊

今年 47 岁的成文武,在科室其他医生和护士眼里,是个“特别善于开导的人”,护士阮海燕说:“病人就喜欢听他的,要是有人说不舒服那里不舒服,他过去一说,病人就感觉好多了。”

成文武有一个让人发噱的段子。肿瘤医院曾经收治了一个乳腺癌女病人,一看到医生就哭,弄得没专家敢进病房。最后医生发了张会诊单给成文武,“看你有没有本事让她笑一下”。成文武去了,5 分钟就让病人笑了,15 分钟后她哈哈大笑。

“我不和她谈医学,我谈麻将,我说我知道你喜欢麻将,我也喜欢,可是我不会搓,经常一炮三响。”女病人一听,笑了。成文武又说:“我很主张乳腺癌患者搓麻将的,不过不能用自动麻将台。乳腺癌手术后要锻炼手、臂肌肉的,一洗牌,胸大肌锻炼了,一拿牌,肱二头肌锻炼了,像你这种老牌迷,搓麻将不是看是要摸的,这一摸,手指也锻炼了。”讲到这里,女病人哈哈大笑。

出病房,他带教的研究生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从麻将切入,成文武道出其中奥秘。他接到会诊单后,就来这个病区做过功课,问护士、护工,她平常都聊些什么,知道她爱搓麻将后,又在网上找了资料。

“病人得了肿瘤心理负担很大,姑息治疗要从心理上安抚他们,这就要求你必须了解自己的病人。”成文武的理念是,看“病人”,不能光盯着前面那个“病”字,更要看后面那个“人”字,同样一种病,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是不一样的,每个人的社会背景、生活经历,对对症下药起着重要作用。“如果病人在我这里住了一个星期,我还了解他的情况,说明我对他不够关心。”

所以,他和科室的医生、护士都经常和病人一聊一个多小时,而他读书的面也极广,旅游、文学、工程、烹饪、影视八卦,甚至拍卖行的目录都看。

一种减轻疼痛的职责

风趣的话固然让人放松,但癌症晚期病人容易出现疼痛、胸水、腹水和黄疸等症状,终日饱受煎熬,痛不欲生。

“人文关怀说得再好听,病人肉体上的痛苦解决不了,气喘气急、胸水腹水,人家对你医生、对医院还是会不满意。”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,尽可能减轻癌症晚期病人的痛苦,使他们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得更舒服些,维持生理功能,延长无症状的生存期——这是成文武对姑息治疗的定义。

成文武的办法是,针对病人多种不适的症状,一个个解决。“疼痛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,现在止痛的药那么多,只要花功夫上去,把平常积累的经验用上去,也不需要太贵的药,3 天之内一般痛都能止住。长时间止不了痛的,就要想想是不是没花心思,没找对方法。”

不同病人疼痛要区别对待,包括分析疼痛的原因、程度,哪个部分痛得最厉害,什么可能减轻疼痛,有时心理因素都可能与疼痛有关。

“痛不仅是一个组织损伤,它更是一种情感体验”,这是国际疼痛协会的定义。所以,和病人聊天,了解病人的生活背景,对止痛也有裨益。有一次,一个年轻男病人痛得厉害,成文武和他一聊,发现有感情问题,就想办法把他女朋友叫来。“一来他就不痛了,连药都不用。”

长时间的痛,对人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。成文武讲起,曾经有个肿瘤晚期的大牌医生来找他说,死我不怕,我就怕痛。大半年后,他平静离世。他的妻子将他夹在书中的一封信转给成文武,他在信中写道,我也是医务工作者,看到很多病人痛不欲生,这让我有很大障碍,但成医生承诺我没有什么痛苦,这半年来我真的没有不舒服,真的可以让我有尊严地走完人生,我很欣慰。

(下转 A10 版)